

黔苗竹枝词 清 大兴舒位立人

黔於汉属西南夷，唐宋以来，曰蛮，曰獠。洎明始，设府州县。种类日渐繁息，则曰苗，曰蛮，曰峒，曰犛，曰羊犮，曰番，曰木老，曰六额子，曰猓，曰犛。其自粤迁至者，又有若犛，若犛童、若犛水，与犛令、与犛农，咸隶属焉，然皆得名之曰苗，是真所谓苗裔也。苗既居处，言语不与华同。其风俗饮食衣服各诡，骇不可殫。论余从车骑之后，辄以见闻所及杂，撰为竹枝体诗，且为之注。盖不啻郭景纯作《山海经》圆赞吴道子画地狱变相也。设非亲历其境骤而示之以所作不几致疑於海上之木山中之鱼哉！夫古者轩采风不遗於远，而刘梦得作《竹枝词》。武陵俚人歌之，传为绝调。余诚乏梦得之，才又所记讵叟琐，无足当於采录而以一书生，万里从征往来，柳雪横槊而赋磨盾，而书将以是为饶歌一曲之，先声焉。

○西南夷一首

嫁得盘瓠不自由，岑山水远来游。无因石室功臣表，狗尾如貂续未休。
盘瓠高辛氏之畜狗也，衔犬戎。吴将军头献阙下，帝酬其功。而妻以少女盘瓠，遂负女走入南山石室。三年生六男六女，自相夫妇。衣服制裁皆有尾，形号曰蛮夷，详见范史《西南夷列传》，此盖苗子之始祖矣。苗以山之高者，为岑水分流曰。高辛一作南辛

○夜郎一首

流水淙淙币夜郎，浣纱人见竹三王。年年饱吃桃榔饭，不信人间有稻粱。
初有女子浣於遁水，见三节大竹流入。足间闻哭声，剖竹得一男，归养之长，而自立为竹郎。侯以竹为姓，汉武帝杀之。后封其三子，民为立竹王。三郎神祠，其地桃榔木可为面，百姓资食焉。

○柯蛮一首

且兰江上战船闲，南去庄豪竟未还。留得瓢笙作歌舞，一条冷水万荒山。
庄乔至且兰船，步战柯船弋也。宋时柯蛮入，贡令作本国歌舞。一人吹瓢笙，如蚊蚋声，数十辈宛转，舞以足顿地，为节名曰水曲，按史汉皆作庄乔范蔚宗作。豪郭青螺考辨，谓当从《后汉书》。

○东谢蛮二首

络额金银压两肩，皮冠革履去朝天。分明山海图经赞，那拟周书王会篇。
唐贞观，初东谢酋入，朝冠乌熊，皮若注旄，以金银络额，被毛皮韦行著。履颜师古上，言昔周武王时，远国来朝太史次为王为篇，今当写作王会图诏可。红丝早已系绸缪，牛酒相邀古洞幽。底事相逢不相识，谢郎翻比谢娘羞。
东谢昏姻不避同姓，以牛酒为聘女归夫家，夫羞涩避之。旬日乃出，其俗男女皆椎髻绦以绛垂於后。

○南平獠一首

新制通裙称体量，竹筒三寸缀明。夜深留客干栏宿，细说当年剑荔王。

妇人横布二幅穿中贯其首，号曰通裙。美发髻垂於后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，富者饰以珠，人皆楼居梯而上，名曰干栏。其酋姓朱氏，唐时称剑荔王云。

○彘中苗一首

浅草春开跳月扬，聘钱先乞紫槟榔。隔年一笑占归妹，抱得新儿认旧郎。

彘中家在五代时，楚王马殷自邕管迁来。其种有三，曰补笼、卡九、青仲，散处，贵阳、平越都，匀安顺南笼各郡属，风俗相同。每岁孟春，会男女於平野，曰跳月。地曰月场各为歌唱，合意则以槟榔投赠，遂为夫妇而昏。成三日妇即别，求他男与合非生子，不能归也。（按平越府今改为直隶州，南笼府今改为兴义府）

○宋家苗一首

识字耕田不记年，男昏女嫁两茫然。似渠打鸭休相笑，胜索开门一种钱。

宋家在贵阳，相传为春秋时，宋国裔楚蚕食上国，俘其民而放之。南海遂流为夷，颇通汉语，文字男帽女笄。将嫁男家，遣人往迎女家，则率亲党楚之，谓之夺亲俗，诚可笑。然今人嫁女之家，有索开门钱者，竟至攘臂请益。则其异於苗子也几希。

○蔡家苗一首

卿卿毡髻我毡裳，做夏匆匆兴不常。几见鸳鸯能作冢，销魂人赠返魂香。

蔡人为楚所俘，在贵筑清平修文清镇诸县，暨大定之威，甯平远州。男女制毡为依妇人，以毡为髻饰，以青布若牛角状，长簪绾之。夫死将以妇殉，妇所私挟，众夺之去，乃免其聚会亲属，椎牛跳舞名曰做夏。

○龙家苗二首

狗耳苕亭绾髻螺，鬼竿影里两婆娑。明珠薏苡偏相似，肠断征蛮马伏波。

龙苗种有四，一曰狗耳龙，家在广顺州康佐司，男子束发而不冠。妇人辫发螺髻上，指如狗耳形。春时，立木於野谓之鬼竿。男女旋跃而择配衣，以五色药珠为饰，贫者代以薏苡。

抛却残春趁早秋，纸钱一陌笑牵牛。看他被发伊川野，何不蚕娘祭马头。

一曰马镫，龙家妇人作冠，若马镫然，以七月七日祭於墓。又大头龙家，曾竹龙家其俗约略相似。

○花苗一首

牛角传欢复几时，声声铜鼓赛丛祠。无端飞出金蚕箭，掷破鸡黄又闹尸。

花苗居大定贵阳遵义，各属每会必击铜鼓，饮酒注牛角中，好蓄蛊毒夜飞而饮，於河有金光，一线谓之金蚕。每以杀人否，则反噬其主，故虽至戚，亦必毒

之，以泄蛊怒也。人死则集亲友歌唱尸，侧曰闹尸葬瘞，以鸡子掷地卜之，不破者，为吉。

○黑苗三首

马郎房底好姻缘，倭指佳期又几年。插遍青山黄竹子，啾啾还索鬼头钱。都匀之八寨丹江镇，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，其近山者，为山苗。近水者，为洞。苗有土司者，为熟苗。无管曰生苗，又有高坡苗，皆衣黑总，曰黑苗。结婚，则邻建空房名马郎房。未昏嫁者遇，晚聚歌情稔，则以牛只行聘合。三日女归母家，或半年，始一返。女父母向婿索头钱，不与，或另嫁有婿，女皆死。犹向女之子索者，则谓之鬼头钱。凡人死一月后，其生前所私男女，各插竹於坟前祭焉。

两姓姻缘接舅姑，乡风世世画葫芦。外甥钱少迟归妹，从此罗敷自有夫。清江昏嫁，姑之子定为舅媳，倘舅无子，必重献於舅，谓之外甥钱，否则终身不得嫁。或召少年往来谓之阿妹曰：妹讳之也。

耶头洞崽画鸿沟，音菜藏来各几秋。准待来年吃牯脏，鬼堂风雨自啾啾。黑苗以上户，为耶头。下户为洞崽，虽男女多苟合，然洞崽不敢通耶，头犯则死期至矣。所得羔豚鸡犬鸭之属，死则连毛脏置之瓮中。层层按纳，俟其螂蛆臭腐始告缸成名曰音。菜珍为异味愈久愈贵，问苗子之富。则曰藏音桶几世矣。又每十三年，畜牧牛祭天地祖宗号祭曰吃牯脏。每寨公建祖祠名曰鬼堂。

○青苗一首

不借双双大小同，浑难扑簌辨雌雄。低头争似抬头好，布自青青笠自红。修文镇甯黔西皆有青苗在平远者，或称箐苗男女，皆著草履衣，亦无别惟。其首则妇人蒙青布一幅，男子戴红藤笠，非是几不知乌之雌雄矣。

○红苗一首

织就班丝不赠人，调来铜鼓赛山神。两情脉脉浑无语，今夜空房是避寅。红苗惟铜仁府有之，衣服悉用班丝。女红以此为务击，铜鼓以歌舞名曰调鼓。每岁五月寅日，夫妇别寝，不敢相语，以为犯则有虎伤。

○白苗一首

折得芦笙和竹枝，深山酣唱妹相思。蜡花染袖春寒薄，坐到怀中月堕时。白苗之习略同花苗。其服先用蜡绘花於布，而后染之，既染去蜡，则花见焉。芦笙者，编芦管为笙，有簧。男女相会吹，以倚歌。歌曲有所谓，妹相思，妹同庚者，率淫奔私昵之，词贵定龙里，皆有衣尚白，故曰白苗。

○西苗二首

山滕高下接青黄，今岁丰收是涤场。便要椎牛祭白号。万山箫鼓闹斜阳。西苗居平越之清平，岁十月收获后，以牯牛置平壤，延善歌祝者，导於前。男

女童数十百辈随之，歌舞历三昼夜，乃屠牛以报丰年，名曰祭白号。
一曲山谣两鬓花，月球抛后女归家。野田岂有宜男草，更遣娄猪定艾。
凡苗类有跳月之习，西苗制花球於唱歌时，掷所欢以结婚，亦非生子，弗归也。

○东苗一首

半臂青青织锦阑，浅裙百叠不知寒。一梳飞上昆仑月，便是君家黑牡丹。
东苗有族无姓，杂处贵筑龙里清平。衣尚浅蓝色，短不及膝。妇人花衣无袖，惟两幅遮前覆后，著细褶短裙，挽发盘，头笼以木梳，故用唐人墨池雪岭之事为咏。

○天苗二首

华胄周南太觉遥，葛根难庇远椒聊。山风夜夜吹枯骨，倒挂收香绿凤么。
天苗一名天家多姬姓，自以为周之后。在广平州人死不葬，以藤蔓束之树间。豆蔻梢头月似钩，山花开近女郎楼。不知谁虫青芦管，一夜春情散不收。
其在天坝者，女子年近十三四。即构竹楼野外处之，闻歌而合，比较黑苗之马，郎房更奇。

○克孟牯羊苗一首

山房缥缈际青天，百尺梯头踏臂眠。才到三更春梦觉，泪花一斗听啼鹃。
广顺州之金筑司，有苗曰克孟牯羊，择悬鉴窍而居，不设床第，构竹梯上下高者，或至百仞亲死不哭，笑舞浩歌亦曰：闹尸。明年闻杜鹃声，则举家号泣悲不能，胜曰鸟犹岁至，亲不返矣。

○平伐苗二首

长裙雌豸短裙雄，吹入山前一阵风。我亦青袍似春草，泥他蓑影作渔翁。
平伐苗在贵定之小平伐，司以地名也。男女皆著裙，男子裙短，妇人裙长，然无或学他苗制。则又不裙彼与裙终身，不相识也。男子入市，则衣草衣藪藪如渔蓑，顾影自喜，盖以为盛服云。

木槽埋趁一身宽，论定何须更盖棺。略仿南朝通替式，不知曾许再开看。
平伐人死，盛於木槽，而瘞之。有底无盖独木所成，此与殷淑妃通替棺颇类。

○紫姜苗一首

洞门侧侧掩茭荒，三尺黄泥冷未涂。从此天边飞破镜，分明女子重前夫。
紫姜苗在都匀所属，以十一月朔为岁，节闭户。把忌七日而启。犯者以为不祥，夫死妻嫁而后葬：曰丧有主矣。

○阳洞罗汉苗二首

月场难筑避风台，衣尾匆匆隔夜裁。试问裙腰腰上带，唾绒一幅为谁开。
罗汉苗在黎平府，婚姻亦以跳月成。女子长裙无，加布一幅刺绣垂之，於前名

：曰衣尾。

髻上疏比项下钱，生苗居后熟苗先。不愁双鬓鸦堆重，又制银环压到肩。

妇人挽髻额前，插木梳於上。富者以金银作连环耳坠，项下刺绣一方饰银钱焉，昏或先外家不，则卜他族远者。曰：生苗然仍跳月。

○谷蔺苗一首

纤锦簇簇花有痕，织布缕缕家无。月中织布日中市，织锦不如织布温。

其在定番州者，则有谷蔺苗，定番多织苗锦而谷蔺独工於布。其布最精密，每遇场期入市，人争购之。遂有谷蔺布之名。皆深山遥夜，机杼轧轧所成，顾不自衣也。

○九股苗一首

牛尾枪开夜有声，佣中佼佼铁铮铮。当年铸就六州错，丞相原来是老兵。

苗之剽悍莫过於九股，在凯里司武乡侯南征戮之，殆尽仅存九人，遂为九股。散处蔓延，头戴铁帽，后无遮肩，前有护面，铁两片即铸於帽身，披铁铠如半臂，自腰以下用铁炼，周围形如环垂及於足，坐则缩而立，则伸下以铁片缠其股，若〈韦蔑〉琮有声。健者结束尚能左牌，右杆衔利刃逾岭，若飞猱两足。无冬夏皆赤生时即漆其脚底也。其子母炮名牛尾枪尤极猛恶，前明杨应龙之叛，九股实羽佐之，应龙伏诛而不敢问罪，九股至。本朝雍正九年经略，张广泗合楚粤黔三省官兵剿抚，然后搜缴兵甲建城安汛焉。

○红𧈧乞𧈧老一首

三寸桐棺一栗牌，山围皮骨水湔骸。泪珠若到家亲殿，凭仗红裙细细揩。

男女桶裙以红布为之曰红。𧈧乞𧈧老殁以棺而不葬，或置岩穴间，或临大河不施蔽。盖树木主识其处曰：家亲殿岁时，展埽之。

○花𧈧乞𧈧老一首

羊楼高接半天霞，杉叶阴阴𧈧乞𧈧老家。减却腰围余几许，桶裙量就一身花。

𧈧乞𧈧老种不一所在，多有男女以幅布围腰旁，无襞绩谓之桶裙花布，为花𧈧乞𧈧老。屋宇去地数尺，架巨木，上覆杉叶，如羊栅称为羊楼。

○水𧈧乞𧈧老一首

扰家捕鱼鱼欲愁，占得烟波老未休。只道诛茆山上住，谁知结屋水中洲。

余庆施秉等地有名扰家者，善捕鱼。虽隆冬亦能入渊，故曰水𧈧乞𧈧老。

○翦头𧈧乞𧈧老一首

不作刘伶荷锺埋，焚如真是突如来。心长发短君休笑，留得相思一寸灰。

翦头𧈧乞𧈧老在，贵定男女，蓄发寸许。死则积薪焚之，性皆嗜酒入市者，无不陶然。

○打牙𧈧乞𧈧老一首

有意齐眉结婚欢，无端凿齿做人难。青唇吹火今宵事，口血分明尚未乾。
打牙一种多在平远黔西，其俗女子将嫁，必先折其二齿，否则妨夫家殆所，谓
凿齿之民欤，又翦前发而留后发，则取齐眉之意。

○锅圈彳乞彳老一首

平远州中鬼画符，传来面具有於菟。虽然不作招魂赋，且尽生前酒一壶。
此种惟在平远州，其俗嗜饮，尚鬼，有疾则延鬼师，以虎头一具，用五色绒装
饰，置簸箕内，褥之，亲死侧置其尸谓使：其不知归路，其曰锅圈者，妇人以
青布束乱发，肖其形也。

○披袍彳乞彳老一首

底事裁衣似打包，风风雨雨自披袍。却嫌针线寻无迹，织遍山羊五色毛。
披袍亦在平远州，男女衣服长仅尺余，外披以袍方而阔洞其中，从头笼下前短
后长，左右无袖，裙以五色羊毛织成，亦无褶。

○木老一首

放鬼才过七七期，更传画鬼祀灵旗。无端食指今朝动，问是盘瓠第几支。
木老所在，多有父母死，长子闭户，居四十九日，乃延巫荐祝。名曰：放鬼祀
鬼。则用五采旗，其族同姓不昏，异姓不共食犬。

○彳乞兜一首

梳就风鬟堕马妆，双心一袜绣鸳鸯。不妨径向君家宿，行到深山药箭香。
彳乞兜亦苗也。施秉黄平，皆有之女子多美者，短衣偏髻。绣五采於胸前。人
调之，则笑而从焉，善为药，箭埋所居之远，近触之机，发往往伤人。

○彳羊犷一首

山家风露竹墙低，鹿眼玲珑望欲迷。从此不愁牛砺角，夜深封到一丸泥。
彳羊犷即阳荒，其种最繁。都匀石阡施秉龙泉黄平，余庆黎平龙里皆有之。荆
壁不涂门户，不扃出入，以泥封之，余俗与诸苗略同。

○八番一首

八番女儿日夜忙，耕田织布胜於郎。长腰鼓敲老虎市，今年香稻满椎塘。
八番在定番州，其俗男逸女，劳男皆仰给於女剥木作臼，曰椎塘临炊，始取稻
把入臼舂之，以寅日为市凡燕会则，击长腰鼓为乐。

○六额子一道

空山埋后才三尺，冷水浇来又一回，不信膏肓容二竖，招魂入骨锦囊开。
六额子，有黑白二种。皆在大定府，风俗相同。人死葬亦用棺，至年余，则发
冢开棺取枯骨刷洗之至白为度，以布裹骨复埋一两岁，仍取刷洗如是七次，乃
凡家人有疾，则谓祖先有不洁也。

○猓四首

蜀道曾挥济火戈，部民四十八罗。罗阿谁赐得银鸬杖，谢表签名曲似蝌。
猓猓本卢鹿，而误为今称。汉时有济火者，从武侯破。孟获有功封罗甸国。玉
即安氏，远祖千余年，世长其土，勒四十八部，部之。长曰头目其等。有九曰
九扯最贵者，曰更直不名，不拜赐银鸬杖。凡有大事取决焉，次则慕魁勺魁
以至黑乍，皆有职守，亦有文字类蒙古书。

锦缎招魂野色宽，精夫红葬骨难寒。未妨月没教星替，梅额新加耐德官。
其酋死，则以锦缎裹尸，焚於野。子幼不能嗣，则妻为女官耐德猓猓言妻也。
其俗妇人用青布缠首，多带银梅花贴额，精夫见《后汉书》。

断头掉尾水西城，罗鬼关山行重行。乌蛮鬼大白蛮小，鬼方黑白太分明。
猓猓有黑白二种。黑者为大姓，又曰乌蛮。白曰白蛮俗，皆尚鬼亦称罗鬼好。
畜骏马，善驰骤，击刺其兵，为诸苗冠谚曰：水西罗鬼断头掉尾。
红泥坡下白罗罗，下姓相逢唤阿和。一带青山横作黛，春风吹遍采茶歌。
白为下姓居普定者，曰阿和多，以贩茶为业。

○峒人一首

撷得茅花冷过冬，比肩人似鸟雌雄。此间定是多情地，开出相思草一丛。
峒人冬采茅花为絮，以御寒。盖仿佛芦花球矣。夫妇出入，必偕其种在石阡朗
溪司及永从诸寨，断肠草生焉。

○蛮人一首

记得牛场又狗场，带刀入市笑昂藏。草衣男子花裙女，花太短时，草太长。
在新添舟行二司居者，曰：蛮人以丑戌日为市期，出入必佩刀，男子以草为衣
，长过其足，曳而走，作郭索声。妇人裙皆花绣然及膝而止，殊不雅观耳。

○彘农人一首

暮雨匆匆过绿塍，朝来入市发{髟曾}。生愁女伴多轻薄新，压青花布一层。
彘农人在定番州之罗斛，永丰州之册，亨俗好野合，亦以此为荣妇人。私一男
则髻上蒙青花布一方布，愈高而意愈得。凡入市交易，髻上布有积累至数十层
者，同伴皆啧啧艳指称之。按永丰州今改为贞丰州

○彘人一首

秋蛇春蚓贮青囊，可有神仙辟谷方。何事居偏爱水，草根短短树皮长。
彘之居处无常，必择近水者，以大树皮接续，引水至家。不用瓮桶出汲。常入
山采药沿村寨行医，有书名榜簿其字类今，所摹钟鼎款识者，然绝无考证，而
彼珍为秘藏。愚者亦或谬赏之，又有彘水彘童彘令彘同等种皆杂居荔波县，此
悉自粤迁来者，风俗尽同於彘自枪以一，无讥焉。

○人一首

一串牟尼极乐天，舌端青有妙华莲。参军诗思₁₁隅跃，正要方音作郑笺。

人在普安州，姓淳而佞佛，尝持念珠诵梵咒，朗朗可听。凡诸苗言语不能相谙者，类皆以人通传。

凡苗之性类与华殊，顺其性则喜，拂其性则怒。至於怒而无所不至矣，故治苗之术，则必识其性而驯扰之。今从政者，或未尝识其性也，又从而取求焉。逮其无所不至，然后聚而歼旃，彼且不知致死之由。又并不知求生之路，冥然顽然骈仞累授首，是岂羈縻弗绝之，始意而所谓兵者，盖不得已而用之者，也览此可以思过半矣，钱塘王朝梧。